

建设者的脚印

227
56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项 止 武
封面、插图 夏 予 冰
施 大 畏

建设者的脚印

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工会
《建设者的脚印》三结合创作组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625 字数 61,000

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629 定价: 0.26 元

目 录

八月潮.....	1
大山歌.....	18
雪燕.....	31
红砖谣.....	43
吹氧曲.....	60
友谊路.....	75
高高的塔吊.....	88
大江赋.....	103



八 月 潮

吴泾砖瓦厂 洪国斌

歌 头

咱爱把工地比作沸腾的大海，
咱爱把炼塔比作崔嵬的岛丛；
碧波汹涌，莫不是厂房幢幢，
雪涛轰鸣，莫不是机声隆隆……

呵！那波推涛拥的浪峰，
莫不是工地耸天的烟囱？！

那战旗迎风飘展，
犹如樯帆在浪峰顶穿行；
那白云时聚时散，

宛似海鸥在浪峰间飞腾。

呵！莫非是八月的大潮，
崛起工地这拍天的浪峰？！

—

八月的大海倾泄千顷怒潮，
八月的工地蕴含万钧雷暴。
听，大喇叭里紧急通知声声紧呵，
第七号强台风将提前来到！

今夜，该有多少瓢汗往风口浇，
今夜，该有多少颗心在浪尖跳！

大堤上蓦地闪出一个人影，
象一叶扁舟在浪丛中摇，
哦，是工程副指挥老梁，
紧抿双唇，压低眉梢……

几十里行程恨不能一步跨，
一颗心早飞向战斗的海澳。

快，把台风提前的消息告诉汽锤，
快，把台风提前的消息通知塔吊，
百米烟囱要马上停止浇捣，
安全生产难道郑昭不知道？

望着脚下翻飞的晚潮，
老梁胸中呵也是激浪滔滔——

仿佛回到二月前的会场，
他正宣读烟囱施工安排表，
忽然一双大手夺走嘴边的话筒，
台前挺立着青年突击队长郑昭！

几只银色的海鸥在老梁身旁掠过，
多象当时他惊飞的发言稿。

“闯大海怎会潮平风静，
攀高峰哪有平坦大道，
我们要给爬行主义放一把火，
两年工期不合大干快上的基调。”

浮标的灯光在老梁眼里闪烁，
多象当时郑昭双眸那灼人的火苗。

“海湾工程急盼电厂年内投产，
决不能被台风季节缚住手脚，
暴雨当凉茶，台风当电扇，
突击队定在八十天把烟囱造好！”

翻飞的海潮在老梁身畔喧闹，
多象当时大伙热烈鼓掌的声涛。

为啥郑昭要反对指挥部施工方案，
莫非没把台风季节的厉害考虑周到？
两年的工期改成了八十天，
年青人肩上的压力该增加多少？……

一连串问号在老梁脑海中翻搅，
多象点点桅灯在浪峰波谷间时隐时耀。

突然一个潮头砸向堤岸，
势如电劈，声如雷啸，
瞧着一身被浪花咬湿的衣服，

老梁又是气恼，又是心焦！

呵！八月的大海倾泄千顷怒潮！

呵！八月的工地蕴含万钧雷暴！……

二

“自力更生闯新路，

毛主席率领我们永向前……”

激越的歌声，盖过翻飞的海潮，

雄浑的旋律，响彻沸腾的海湾。

老梁加快脚步扑向工地，

震耳的歌声撼动他的心弦。

近了，灯光熠熠犹如繁星闪烁，

近了，烟囱巍巍宛似浪涌拍天，

那半空的操作平台多象威武的战舰，

青年突击队多象穿波踏浪的舰员……

老梁踏上灯火通明的操作平台，

炙人的热浪直扑他的胸前。

平台上，一车车混凝土来回穿梭，
平台上，一台台震动机高歌撒欢；
看，郑昭此刻奋战在平台顶端，
手中的焊枪正喷射青春的光焰！

焊！把一根根钢筋衔接，用沸腾的热血！
焊！把一捆捆焊条融化，用滚烫的热汗！

莫说脚下只是海浪飞进，
郑昭似看见四海怒潮翻卷；
莫说身边只是海风咆哮，
郑昭似听到五洲鼓声不断。

四溅的焊花犹如天安门前的礼花，
呵！一轮红日正涌进突击队长胸间！

谁数过发热的电焊枪已调换几回？
谁数过湿透的工作服已拧干几遍？
簇簇焊花传递着一个信念——
要把自己与社会主义紧紧焊连！

是海风的鱼腥？是大干的汗水？
紧张的空气里也七分苦涩三分咸！

一声呼唤在风声中挣扎，
副指挥老梁来到郑昭身边：
“台风瞬间就要到了，
马上撤离平台，保证安全。”

郑昭敏捷地摘去电焊面罩，
串串汗珠蒸腾着战斗的情感。

“我们早加强了安全设施，
混凝土浇捣决不能中断！
我们是工程的主人，
要在暴风雨中迎接考验。”

平台上，风沙象万匹狂怒的巨兽，
大堤下，大海正掀起漫天的波澜。

“不行！我是工程副指挥，
不能让你们冒这样大的风险，
当初若采纳我的施工安排表，

哪会有今天的麻烦。”

风沙中，老梁双手抓住平台的栏杆，
灯光中，郑昭双眼闪射必胜的信念：

“眼看帝修反天天在卡我们脖子，
谁心里不急得象火烧一般，
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
再大的风险我们也要承担！”

郑昭激动地猛挥焊枪，
一席话象沉雷在老梁耳边回旋：

“干革命就要有一股拚劲，
敢顶狂飙扬帆，敢闯潮头行船，
哪怕台风卷起十二级巨浪，
咱也决不在风浪中抛锚泊岸！”

呼啸的海面越加灰黯，
台风前哨呵已奔袭海滩。

猛然，身后敲响急促的脚步，

一个电焊工把队长叫喊，
呵，是挡板被风刮倒，
风打焊花，烟囱施工遭遇困难。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灯在风中招手，旗在风中呼唤……

“跟我来！”郑昭双眉微挑，
从平台一角拿起芦席一卷：
“快，帮我把芦席扎上，
我们的身体就是铁打的挡风板！”

台风刮不倒战士心头的战旗！
暴雨扑不灭战士胸中的火焰！

“这点风也能吹落工地焊花？！”
随着郑昭的话音陡地矗起人墙一片：
“困难面前有我们，
我们面前无困难……”

呵！火红的灯，火红的旗，火红的场面！
呵！战斗的歌，战斗的人，战斗的夜晚！

“自力更生闯新路，
毛主席率领我们永向前……”
激越的歌声，盖过翻飞的海潮，
雄浑的旋律，响彻沸腾的海湾。

老梁迈开脚步扑向大伙，
震耳的歌声撼动他的心弦……

三

多少穿云燕搏风击雨，
多少擒龙手闹海弄潮；
任凭雷雨的铁蹄踩得大海挣扎，
任凭台风的巨爪揪得九天怒号……

巍巍烟囱宛若八月海潮的浪峰，
在暴风雨中越涨越高！

此时，老梁在操作平台奔忙，
他决定留下指挥烟囱的浇捣，
帮小伙子推来一车车混凝土，

给铁姑娘递去一捆捆电焊条……

机声挟卷涛声在夜空里碾滚，
汗雨拌着骤雨在平台上腾跃。

突然，一串沉雷炸得天晃地动，
闪电中，郑昭拨开风帷雨幔道道，
脚步迈得是这般急促有力，
双眼正甯射焦灼的火苗。

莫非是施工又发生故障？！
莫非是航程又出现暗礁？！

“老梁，烟囱已偏垂直线十公分，
为啥不让大伙停止烟囱浇捣？！”
“噢，刚才观测员向我报告过，
这数字没超过国际正常范围表。”

灯光下，郑昭的胸脯似波澜起伏，
风暴里，郑昭的话音似铁打钢铆：

“你的范围表刻度太小，

怎能把无产者的理想画描，
必须采取第二组方案纠正误差，
原定指标不能变动一分一毫！”

老梁习惯地压压眉梢，
条条皱纹爬满眼角：

“这样的烟囱外国要造几年，
这样的气候施工先例找不到，
能在八十天造好烟囱已很不错，
台风中，要求不能过高……”

郑昭双手渐渐攥成了拳，
似锻钢的锤，似镇海的锚！

“咱工农是新世界的创造者，
奔的是共产主义伟大目标，
文献里没有记载我们书写，
国际上没有先例我们创造！”

郑昭拉着老梁登上平台高处，
挥手直指茫茫海角——

呵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
是雨帘？是浪垛？是雷巢？
蜿蜒的灯火勾勒出百里长堤，
雄峙的堤身胜似刀切斧削……

“前面是我们的拦海大堤。”
老梁随口回答着郑昭。

“前面是潮汐起伏的杭州湾，
曾打那儿闯入帝国主义强盗！”
突击队长的话音铿锵有力，
一腔热血呵涌作浪掀波闹。

郑昭霍地挽回伸直的铁臂，
指向灯火璀璨的烟囱脚——

呵，脚下是什么地方？
是灯河？是旗海？是车潮？
短促的哨音催得吊臂飞舞，
沉重的汽锤揍得大地暴跳……

“脚下是我们的百里工地。”

老梁迟疑地搔搔脑勺。

“脚下当年是侵略者的杀人塘，
有多少先烈曾冷对敌人的屠刀！”
突击队长的话音深沉悲愤，
无限情感盖过风吼雷哮。

突然，郑昭挥手指点东西南北，
又一串问号把老梁心鼓猛敲——

呵，明天这儿是什么地方？
是油塔？是厂房？是大道？
多少小伙子手握银钩如箭在弦，
多少铁姑娘手攥焊枪如刀出鞘……

“明天这儿是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。”
老梁惊愕地凝视着那微挑的眉梢。

“不！明天这儿将注入大庆的血液，
成为反帝反修的前哨！”
突击队长的话音高亢激越，